

第一章 浴火重生

鼓打三更，肅甯侯府的二少奶奶陸微強打起精神，繼續為婆婆王氏捶腿。

她四年前嫁給了王氏的兒子趙昱，然後……沒有然後了。

那個求親時表現得溫文儒雅、一往情深的丈夫，在成親當天挑了蓋頭之後，連看都沒看她一眼，便逕自隨朝廷大軍西征，留下懵懂的她獨自在侯府內艱難地過日子。

所謂艱難，不是缺衣少食，而是來自王氏的各種折磨。未成親時，王氏待她總是和善可親、噓寒問暖，萬萬沒想到嫁過來沒多久，王氏每日天未亮就命她到房中伺候，直至半夜三更也不放她回房休息。兒媳婦的活她幹著，丫鬟婆子的活還是她幹，每每深夜回到房中，她累得連手指頭都不想動。

更不用說稍有不如意，王氏就豎眉痛罵她，「倒了八輩子楣才娶了你這個掃把星！一進門男人就得去打仗！嫁進趙家這麼多年，別說孩子，就連顆蛋都生不出來！」

每每王氏這麼罵她的時候，陸微都很想反問王氏一句，難道世間有什麼靈丹妙藥，女人吃下去便能獨自生孩子？

但陸微出自書香世家，良好的教養束縛著她，教她不能不敬公婆，壞了陸家的名聲。

但她也不是一味軟弱，她早想過，若趙昱回來後還是過這種日子，她便和離求去。陸家女兒是堂堂正正嫁入趙家的，不是賣身為奴。

眼下還不是時候，陸微無奈地閉了閉眼。

趙昱遠征在外，她不能有半分不恪守媳婦之道的表現，否則就是動搖軍心的大罪，她不能置陸家於險地，所以無論日子多難熬，她都只能忍受。只是……想起祖母臥病月餘，她三番兩次跪求王氏讓她回娘家探病，王氏卻一直不願鬆口放行，這令她越來越忍無可忍了。

陸微心如刀絞。陸家與肅甯侯府不過十數里之遙，如今竟如咫尺天涯，難道因為嫁了趙昱，她就變成趙家的物品，連回娘家都不行嗎？她父母雙亡，是祖母含辛茹苦養大了她和弟弟元豐，難道因為出嫁，她就只能伺候婆婆而不能伺候自己的祖母嗎？

思及此，陸微狠狠咬唇，強迫自己別哭，比往日更加盡心地幫王氏捶著腿。許是她拿捏的力道很舒服，斜倚石青雙繡牡丹大迎枕假寐的王氏愜意地伸過另一條腿，示意她繼續。

一爐香就要焚盡，王氏突然開口說道：「昱兒此番打了勝仗，料想那請封世子的摺子快批下來了。」

聞言，陸微一怔。居然批下來了？這分明與制不合。

但她不敢表露出質疑，而是配合地仰起頭看著王氏，一臉喜色。

肅甯侯府的世子之位一直是王氏這些年的目標。她是繼室，而肅甯侯趙正爵與元配夫人林氏生有嫡長子趙騫，按大周律法，趙昱根本沒有承襲爵位的資格，但趙騫數年前落馬傷了腿，從此避居郊野，京城中便蜚短流長了起來，說趙騫雙腿已廢，殘疾之人不能承襲爵位。

陸家幾代為官，關於律法，陸微多少知道一些，大周律法從沒說過殘疾之人不能承襲爵位，合法即可。她知道京中的言論全出自王氏之作，而趙正爵也在繼室的勸誘下放棄長子，於兩

年前上摺請封趙昱為世子。摺子遲遲未批，趙正爵與王氏便多方託人走門路，一心一意扶趙昱上位，如今趙昱打了勝仗，想必宮裏也因此終於要鬆口了。

王氏此時心情甚好，笑道：「東院收拾好了吧？等昱兒回來就住那裏。」

陸微回道：「再有四五日便能收拾出來。」

王氏沉了臉，「還要這麼久？妳怎麼辦事的？」

陸微不禁在心中苦笑。王氏說家中房屋太舊，讓她在府邸東邊新建一座帶花園的院落，還要求內院建材樣樣都要用最好的，可王氏總共只給了她一千兩銀子，沒錢，怎麼辦事？

她抬起頭，迎著王氏道：「錢不夠用了。」

王氏終於睜開眼，冷哼道：「妳的嫁妝留著幹麼？不過替妳男人蓋個院落，妳也捨不得？」

「回母親的話，為建東院，媳婦前前後後已花費三千多兩銀子，媳婦也不是計較錢的事，只是……」陸微不動聲色地覷了眼王氏，「媳婦嫁妝裏容易折變的，這些年都貼補家用了，田莊一時半會兒也折變不出銀子，媳婦……想回娘家去借。」

王氏條地眯起雙眸，盯著她看了許久，才道：「明日再說吧。我乏了，妳下去吧。」

陸微暗自深吸一口氣。王氏貪財，多半會讓她回娘家，只要能見到祖母，就算再賠上一萬銀子也值得。

卯正時分，陸微打理好自己，便前去服侍王氏起床。端漱盂、擰帕子、奉茶、穿衣，但凡趙正爵不歇在王氏屋裏的日子，她都得一大早過來伺候，早已做得慣熟。

不消多時，早飯送到。陸微站在王氏身後布菜遞箸，王氏吃了一口牛乳碧粳粥，慢慢說道：「待會兒要是沒事，妳就回娘家吧。」

陸微心中一喜，連忙福身謝過，就在此時，一名丫鬟歡歡喜喜地入屋稟道：「夫人，侯爺傳話說二少爺已經進城，再有半個時辰就到家了！」

聞言，王氏霍地站起身來，歡喜地連箸筷掉了都沒發現，連連叫道：「快、快打掃院子，鋪紅氈，再另外準備豐盛飯菜！」她回頭看見陸微還呆愣在原地，眉頭便皺了起來，「妳還杵在這裏做什麼！」

陸微默默地退了出來，心下五味雜陳。看樣子今天又回不去了。

她回到房中，任由陪嫁丫鬟銀杏替她換上了一件大紅繡灑金牡丹的長襖，搭配一條暗綠水波紋的繡裙，碧桃則替她梳了飛雲髻，配了支紅寶石簪子及紅寶石耳墜，畫了遠山眉、點絳唇，眉間貼了朵紅蓮花鈿。

兩個丫鬟都是滿臉喜氣，說道：「姑爺總算要回來了，姑娘這些年辛苦持家，姑爺肯定會更加愛重您的。」

愛重？陸微感到有些茫然。四年來，趙昱連封家書都不曾寫給她過，這也是愛重？這些年她反覆思量，總覺得趙昱對她並不像提親時表現得那麼情深，不說別的，就說成親當天吧，其實那天大軍尚未準備啟程，若趙昱體貼她，便應該晚兩天再走，而不是留個沒圓房的媳婦在

婆家身分尷尬。

鞭炮聲中，趙昱全身甲冑，氣昂昂地踏進肅甯侯府。王氏上前一把摟住兒子，哽咽道：「兒啊，你可總算回來了！」

陸微落在後面，抬頭向趙昱看去，發現他的目光在掠過她時，沒有一絲波動。

這就是她等了四年的丈夫？

不等她反應過來，趙昱身後走出一名身穿大紅襖裙的女子，手裏還抱著一個男孩兒，嬌滴滴的說道：「媳婦拜見翁姑。」

趙正爵微笑頷首，王氏滿臉是笑，從她懷裏抱過男孩兒，道：「好孩子，辛苦妳了。」

趙昱此時才望向陸微，冷著臉道：「她是我在邊境時娶的，不可怠慢。」

女子笑著向陸微行禮，道：「姊姊萬福。」

陸微認得她，王玉寧，王氏的侄女，趙昱的表妹。

陸微不禁在心底苦笑了起來，原來還有這麼一齣！

她揚眉看向公婆，見趙正爵刻意偏過頭，王氏卻得意洋洋的笑了，還低頭親了親小男孩。於是她明白了，這件事，她的公婆是知情的。而方才趙昱是說「娶」而不是「納」，娶妻納妾，說到底，她陸微才是他明媒正娶的妻，王玉寧如何擔得起一個「娶」字！

陸微退開半步，不受王玉寧的禮，道：「妳既是夫君納的妾，便不能像從前那樣喚我姊姊，須稱呼我為夫人。」

王玉寧立刻紅了眼圈，淚眼汪汪地看向趙昱，「昱郎……」

趙昱濃眉一擰，沉聲道：「陸微，妳在京中養尊處優，可知玉寧在邊境陪著我有多辛苦？妳怎麼能以妾視之？」

「那要如何？平妻？還是我把這正妻的位置讓給她？」陸微冷笑，「你身為武將，可知臨陣娶妻乃是犯了軍紀？」

「啪」的一聲，王氏怒沖沖的甩了她一個耳光，厲聲道：「妳這惡毒女人，竟敢詆毀丈夫！」這巴掌下手極重，陸微皮肉嬌嫩，登時腫起半邊臉，但她不覺得疼，只心想幸虧今天回不去娘家，不然祖母看到了該有多心疼。

此時，一名小廝匆忙奔了進來，叫道：「侯爺，宮裏派人來傳旨了！」

聞言，王氏大喜，脫口說道：「定是摺子批下來了！」

可當她往外望去，掛在嘴邊的笑容立時僵住，只見屋外有兩人趨近，前面那人面白無鬚，顯然是宮中宦官，後一人玄衣玉冠，劍眉薄唇，正是侯府嫡長子趙騫。

王氏瞪大了眼，好半晌才對著趙騫說道：「你的腿……好了？」

趙騫沒回話，只默默向父母行禮，隨即退到一邊。

趙正爵這時才反應過來，慌忙帶頭跪下聽旨。宦官尖聲細氣地宣旨，而眾人的重點只聽進了「嫡長子趙騫，克己奉公，溫良勤謹，可堪承繼家業，著即為肅甯侯世子」一句。

院中一時鴉雀無聲。片刻後，王氏尖聲叫道：「公公，你沒念錯吧？上摺請封的是趙昱，不是

趙騫！」

這話令宦官立刻板起臉孔。

見狀，趙正爵反應極快的一巴掌打在王氏臉上，斥道：「無知婦人，胡說什麼！」隨即慌忙地雙手接旨，向宦官賠笑道：「勞煩公公跑一趟，快請入座用茶！」說話的同時，他將手上一只翡翠扳指取下，並套在宦官的指上。

宦官低頭看了一眼，冷哼一聲，這才跟著他坐下。

一旁的趙騫默默起身，面無表情地看了眼場中眾人，背過身也走了。

王氏恨得紅了眼睛，正氣得無處發洩，忽有婆子來報，道：「夫人，陸家來人說二少奶奶的弟弟過世了，請二少奶奶趕緊回去一趟！」

聞言，陸微只覺得腦門「嗡」的一聲，元豐死了？怎麼會？

她下意識地往門外跑，王氏卻一把拽住她，厲聲喝道：「回來！誰許妳去的？妳這個掃把星，難怪今天事情沒成，原來是妳剋的！剋死爹娘便罷，現在還剋夫剋弟！」

陸微掙扎著甩開她，剛要再跑，趙昱卻一個箭步的擋在她身前，伸手箍住她的雙臂，冷冷地道：「沒聽見母親的吩咐嗎？還不回去安分待著！」

「放開我！我要回家！我要救元豐，我要找祖母！」陸微掙扎著，惡狠狠的一口咬在趙昱手上，「誰敢攔我我就跟他拚命！」

「潑婦！」趙昱輕而易舉地反剪她的雙手，推給一旁的婆子，「鎖進柴房！沒我的允許，不准放她出來！」

陸微掙扎著，怒喝著，卻聽一旁的王玉寧輕笑道：「姊姊還是乖乖聽話吧，這個家是母親說了算，夫君說了算，妳可什麼都不是呢！」

這話聽得陸微是咬牙切齒，恨不得撲上去狠咬她一口！可現實中的她卻猶如一頭困獸，只能被人反鎖在門窗釘死的屋裏，任憑她衝來撞去，那厚實的門牆仍是紋絲不動。

天漸漸黑了，她癱坐在地上，痛哭流涕。元豐，可憐的元豐，怎麼會這樣？祖母一向那麼愛他、護他，怎麼突然就走了？難道祖母也……

她不敢再想，哭著叫道：「母親！求求妳了，放我回去吧！」

屋外寂無人聲。

許久，她聽見窸窣窸窣的聲音，尋聲望去，只見銀杏從側窗探頭進來，並低聲道：「姑娘，我塞了些錢給看門的婆子，咱們趁機快逃吧。」

陸微驚喜地撲過去，急急說道：「妳看著外面，我這就爬出來，咱們回家！」

銀杏點頭道：「碧桃去張羅馬車了，說好了在角門等……」她的聲音突然斷了，隨即嘴角溢出血沫，軟軟地倒了下去。

陸微大驚，急忙探出頭去，迎面卻是王氏和王玉寧得意的笑臉，而銀杏則倒在血泊中……一名滿臉橫肉的婆子惡狠狠地將陸微推回房中，隨即聽見王氏陰冷地道：「燒！」

血紅的火，漆黑的煙，越來越稀薄的空氣。當火苗啃噬她的身體時，陸微覺得這一切都是一

場噩夢，夢醒了，她還在陸家，還與健康的祖母、可愛的弟弟生活在一起……

「姑娘、姑娘快醒醒。」

一道熟悉的聲音在耳邊輕喚，陸微慢慢睜開眼睛，一張稚氣的臉蛋映入眼中。

她一把抓住那人，啞著嗓子問道：「妳還活著？」隨即反應過來，「我也沒死？」

銀杏「哎呀」一聲，道：「姑娘真的是作噩夢了！」

碧桃湊過來，拿帕子小心地替陸微擦著額頭的汗水，「姑娘一上車就睡著了，沒多久便滿頭大汗，好像作噩夢的樣子，怎麼叫也叫不醒。」

陸微一臉茫然地看向周圍，發現自己坐在馬車裏，銀杏和碧桃一左一右的伴著她，座下放著一個書箱，手邊則是她在娘家時慣用的引枕，再看看外頭，是她那些年所熟悉的街景。

這麼說，她沒被燒死，逃出來了？

她緊張地問道：「咱們現下逃到哪兒了？元豐呢？」

銀杏瞪著一雙圓溜溜的眼睛，疑惑地說：「逃？咱們剛從家裏出來，要去劉家上女學，元豐少爺……在家呀。」

劉家？女學？

陸微瞪大眼睛，半天反應不過來。

她的確在劉家女學念過兩年書，但那是嫁人前的事了，為什麼現在要去劉家？為什麼不直接回家見元豐？等等，銀杏說剛從家裏出來，這個「家」是哪個家？趙家還是……陸家？

陸微的手抖得厲害，半是迷惑、半是害怕，顫聲問道：「咱們從哪個家出來的？陸家嗎？」

銀杏回道：「當然是陸家。姑娘，剛才老太太親自送您出門的，還叮囑您頭一天去女學，須得處處留神，但也別讓自己受委屈……您是睡迷糊了嗎？」

聽銀杏這麼一說，陸微急忙攤開雙手仔細打量，發現一雙手細嫩潤白；再低頭打量自己，一襲嫩黃春衫搭配湖色湘裙，腳上是閨中女子常穿的紅繡鞋，尖端還嵌著幾顆小珍珠——完全不似那個在趙家受氣受累，連穿件鮮豔衣裳都被婆婆罵的小媳婦。

霎時間，陸微很想放聲大笑，又很想大哭。原來那真的只是場噩夢，原來夢醒之後，世事依舊安好。

唯獨夢裏經歷的苦痛那麼清晰，就像曾經真實發生在她身上一樣。

然而下一刻，陸微猛地一驚。上女學的頭一天？

在噩夢裏，她與趙昱就是在這天相遇，她上學途中馬匹忽地受驚狂奔，在危急時刻，趙昱及時將她自馬車內救出，之後更將她抱著護送回陸家，從此京中都傳說趙昱英雄救美、與她是天作之合，後來祖母一口應允趙昱的提親，未嘗不是因為這個原因。

思及此，陸微猛地掀開車簾，發現拉著馬車的正是與她夢中那日一模一樣的棗紅馬！

在那瞬間，陸微感到全身的血液彷彿凍結一般。莫非那不是夢？一切都真的會發生？

不！

她突地前傾高喊一聲，「停車——」聲音之淒厲，宛若地獄裏爬出來的惡鬼。

車夫嚇了一跳，正要勒馬，可棗紅馬卻突然甩頭狂奔了起來，車夫猝不及防，頓時被甩了出去，陸微則重重地摔回馬車內。但她顧不上疼，急忙起身抓住韁繩，使出渾身的力氣往後拽，試圖把驚馬勒住，但她力氣太小，棗紅馬只是歪了歪脖子，仍舊向前狂奔。

韁繩深深勒進了掌心，陸微忍痛叫道：「銀杏、碧桃，快來幫忙！」

與此同時，她瞥見不遠處有個男子跑來，暗紅袍、青玉帶，面如冠玉，他邊跑邊抽出了腰刀，朝著棗紅馬衝來。

陸微全身的汗毛立時豎了起來，是趙昱！

所以夢裏的一切都真的會發生嗎？不，她絕不答應！

陸微感到眼前似有一片血紅，像是吞噬她的大火，又像是銀杏流了一地的血。她胸中燃燒著熊熊怒意，聲音卻越來越冷靜。「書箱裏有剪刀，快取出來給我！」

不等銀杏回答，「哧」一聲，車軸斷了，整個車廂傾向一側就要翻車，銀杏和碧桃忍不住尖叫了起來。

趙昱近在咫尺了！

陸微一咬牙，喊了聲，「跳車！」隨即縱身躍下。

在眾人的驚呼聲中，陸微纖瘦的身子重重摔在地上，緊握著的韁繩令她硬生生被驚馬拖著跑了半尺，她斷然鬆開韁繩，身子則因為慣性翻滾了幾圈，最後撞在路邊的一棵樹上。

粗糙的地面劃破了她的手臂及臉蛋，帶來火辣辣的疼痛感，好在她機警地護住了頭，沒讓自己撞暈過去。

一旁圍觀的大嬸急忙脫了外衣替陸微披上，她抬頭望去，如夢中經歷的一般，趙昱揮刀斬下馬頭，並從車中抱出一名昏迷的女子，只不過這女子不再是她，而是碧桃。

銀杏跌跌撞撞的跑來，抱著她哭道：「姑娘，您流了好多血！」

陸微這才注意到自己臉龐淌著血，她讓銀杏扶起她，並朝銀杏露出一個微笑。不管怎樣，今日她陸微不需要趙昱來救她，也不必認識趙昱！

車夫連滾帶爬的奔了過來，兩條腿直打哆嗦，連聲道：「小的該死！小的失職！」

陸微擺擺手打住他的話，並吩咐銀杏去路邊叫頂轎子送她回去，銀杏還沒來得及回應，趙昱已經抱著碧桃走近，向陸微說道——

「姑娘，我有馬車，不如我送你回家。」

「不必，多謝你好意。」陸微冷冷說道：「放下她，我們坐轎子回去便行。」

趙昱愣了一下，但很快又說：「妳傷得很重，還是坐我的馬車快些。姑娘放心，我沒有惡意，我是肅甯侯……」

陸微不等他把話說完，逕自轉身就走。不管那是一場噩夢還是不堪回首的前世，她都不想再跟趙昱有任何聯繫。

趙昱這回是真的愣住了。從沒見過這般無禮的女子！他剛剛才救了她的丫鬟，還主動提出送受傷的她回家，她竟連他的姓名都不問，逕自走了？

一股壓抑不住的怒火從胸中躡上。連這個小女子也敢瞧不起自己嗎？

趙昱面色陰戾，惡狠狠的盯著陸微蹣跚而去的背影，似乎要將她纖瘦高的身形刻在腦海中，隨時拎出來鞭打一番。

此時碧桃悠悠轉醒，發現自己在一名陌生男子的懷裏時，頓時羞得面紅耳赤。她條地想起昏過去之前，是眼前這名年輕英俊的男子向她張開了雙臂，推測應是他救了自己，於是羞答答地道：「碧桃多謝公子救命之恩。」

這話拉回了趙昱的思緒，他唇角上翹，露出一抹微笑，緩緩說道：「姑娘沒事就好。」

碧桃低下頭，聲音又輕又軟，「敢問公子高姓大名？」

趙昱的眼神掠過一絲嫌惡之色，不過很快又恢復了他一貫溫文爾雅的模样，溫聲道：「舉手之勞，姑娘不必放在心上。」說話的同時，也將她輕輕放下。

碧桃還想再問，忽聽銀杏叫道：「碧桃，姑娘讓妳快跟上！」

碧桃只得福身向趙昱告別，戀戀不捨地走了。

趙昱雙手負背，靜靜看著陸微鑽進不遠處的一頂青呢小轎，轎夫上肩起轎，健步如飛的走了，整個過程中，陸微沒有再看他一眼，唯有那個叫碧桃的丫頭頻頻回頭向他張望。

轎子轉過街角，碧桃的目光再也無法黏著他，趙昱臉上的笑容立刻消失。

哪個蠢貨打探的消息，說陸微性格單純爽朗、容易接近？剛剛那女子分明是個傲慢無禮的潑婦！

陸微坐在轎裏，緊張不安地不時掀起轎簾往外看。現下這條路是她過去經常坐馬車行經的路線，過三個路口、再穿過一條巷子，門口左右雙石獅、粉牆灰瓦占據了大半條街的，就是她生活了十幾年的陸府。

她在那裏出生、在那裏迎來弟弟元豐、在那裏送走雙親的靈柩，在那個噩夢裏，她還從那裏出嫁，十里紅妝一路進了趙家那個魔窟。

陸微瞪大眼睛緊緊盯著簾外的街景，生怕一眨眼又重回那個可怕的夢境。

終於，陸府的黑漆雙扇大門出現在眼前，陸微頓時感到熱淚盈眶。陸家，她想念了四年而不得回的娘家，她慈祥的祖母、相依為命的弟弟，微兒回來了！

轎子在陸府門外停下，立刻有奴僕迎上，伺候陸微換了家裏的軟轎，一徑抬到內院。

陸微搭著銀杏的手走出軟轎，一旁伺候的婆子們看到她滿身是傷，全都大吃一驚，但因陸老太太素日嚴格治家的緣故，此刻沒一個婆子敢出聲詢問。

陸老太太出身定國公府，十七歲嫁入世代書香的陸家，育有兩子，長子陸鳴便是陸微的父親，官拜吏部郎中，娶了撫遠侯楊家的女兒，夫妻倆數年前已相繼去世；次子陸啟科舉落第，在禮部捐了個閒散差事，娶妻劉氏。

陸微的母親雖是長媳，但她的身子弱，難以擔負持家重任，所以陸家長久以來都是由陸老太

太親自打理，直到四年前才慢慢把掌家大權移交給二媳婦劉氏，但祖產田莊、商鋪等主要財務仍攥在陸老太太手裏。

陸微慢慢向自己的院落走去，紅柱綠瓦的長廊、穿堂處那有半個人高的荷花缸……熟悉的景物一樣樣映入眼簾，她極力克制才沒有掉下眼淚。儘管她十分想念祖母，還是決定先喚人來包紮，免得這渾身是傷的淒慘模樣教祖母看見了傷心，可沒等大夫替她包紮好，祖母便已牽著弟弟陸元豐趕了過來。

看到疼愛的長孫女傷成這個樣子，陸老太太顧不上追問原因，摟住她便哭了起來，六歲的陸元豐也驚慌地瞪著大眼睛，一個勁兒地問她疼不疼。

陸微此時才明白什麼叫做恍如隔世。她顧不上手臂疼痛，緊緊摟著這兩個前世今生最重要的人，淌著淚，心中一遍遍發誓：既然上蒼讓我重生一回，我絕不再與親人骨肉分離！

陸老太太絮絮問起驚馬的情形，陸微倚靠著水紅海棠迎枕半躺在貴妃榻上，陸元豐小心翼翼地捧起她受傷的手，輕輕吹著。

他稚氣地說：「姊姊，元豐幫妳吹吹就不疼了。」

陸微教這話哽住了喉頭。管他是噩夢還是前世，如今她好端端的待在家裏，她重視的家人在身旁守著，她只想抓緊現世的安穩。至於那惡毒的趙家，今天她沒給趙昱闖進她生活的機會，但願永世不再相見！

但是陸微的安穩日子很快就被破壞了。

第二章 拆穿前世陰謀

第二天，陸元豐捧著桑葚來探望陸微，問道：「昨天是不是趙家的昱哥哥救了姊姊？」

聞言，陸微大吃一驚，脫口問道：「你說什麼？」

陸元豐把洗好的桑葚塞到她嘴裏，眨著眼睛說：「我方才買桑葚的時候碰見了個哥哥，跟我說昨天是他救了姊姊，還讓我喚他昱哥哥。」

陸微控制住油然而生的恨意，柔聲問道：「你為什麼會跟他說起話來？」

「我挑了個紅色的桑葚，他說應該挑黑色的，黑色的比紅色的甜。」陸元豐一臉崇拜，「昱哥哥真聰明！這一小筐都是他幫我挑的。」

陸微慢慢坐直了身子。

其中有詐！

趙昱怎麼知道她與元豐是姊弟？又那麼巧，昨天才有一面之緣，今天便與她弟弟搭上話？莫非……他早就知曉她是陸家的人？

她一直以為趙昱救她只是巧合，昨天她躲開了就不必再與趙家人產生糾葛，但如今看來，趙昱很有可能是處心積慮的要認識她，只怕躲也躲不開！

可是，趙昱究竟是為了什麼而接近她？

她笑著對弟弟說：「這件事就別跟祖母提起了，免得她老人家擔心，況且昱哥哥救的是碧桃，不是姊姊呢。」

陸元豐答應了，忽地想起什麼，又說：「可是林管事跟我一起去的，這件事他也聽見了，他會不會告訴祖母？」

陸微立刻喚來銀杏，讓她去吩咐林管事不要亂說，又叮囑她這幾天留神看趙昱有沒有在陸府周圍活動。若趙昱是存心結識她，那就肯定會再想辦法製造機會；若趙昱沒有進一步的動作，說明她真是多心了。她衷心希望結論會是後者。

隔日，銀杏匆匆來報，「姑娘，趙公子這兩天都在對街的茶肆吃茶，若碰巧少爺出府，他便趕著上前搭話！」

陸微手中的青瓷茶盞重重放回桌上，她抿緊了唇，胸中怒意縱橫，原來趙昱真是有心接近他們陸家！

尚未想出對策，陸老太太來探望她，言語間忽地問道：「聽碧桃說，那日救妳們的是肅甯侯府的二爺趙昱？」

陸微吃了一驚。她已經叮囑過銀杏、碧桃別向他人說起那日的情形，怎麼碧桃居然告訴了祖母？她千方百計堵著趙昱闖入她的生活，最後卻教自己的貼身丫鬟給出賣了！

碧桃望見主子責備的眼神，低頭囁嚅著說：「奴婢出門時碰見趙公子，上前道謝時，趙公子說了他的身分，奴婢心想肅甯侯府不可怠慢，這才跟老太太說了。」

陸老太太接著說：「雖說他救的是碧桃，可終究是咱們府上的人，確實不好裝作不知情，還是備份重禮送去道謝吧。」

陸微答應了，不禁又看了眼碧桃。為什麼碧桃選擇直接告知祖母，難道是怕她攔著不讓告訴祖母？碧桃這麼迫切地想要引見趙昱，是為了報恩嗎？

當天陸家送去謝禮後，肅甯侯府便立刻派了兩個婆子送來回禮，並帶來一封請柬，邀請陸二夫人和陸家幾位姑娘到肅甯侯府賞花。婆子還堅持來探望陸微的傷，笑道：「侯爺夫人知道陸姑娘傷勢未好，特地把賞花的日子定在半個月後，請陸姑娘務必賞臉光臨。」

陸微認得她，王氏的心腹陪房王保家的，當年王氏折磨她，這婆子沒少趁勢作怪。看到她的那瞬間，陸微深切的體認到那不是場噩夢，應是她悲劇般的前世，因為苦痛而使得記憶深刻烙下。

陸微面上帶笑並未接話，指甲卻深深嵌入了手心。好吧，既然躲不開、既然你們這般殷勤的趕著來算計我，那過去你們欺我、辱我、殺我的仇，今生我誓要你們一一還回來！

王保家的走後，陸微問碧桃，「妳為何略過我，直接向祖母稟報此事？」

碧桃臉色蒼白，惶恐地回道：「我只想知道趙公子的姓名，好好感謝他，可是他、他說姑娘不願意張揚，不肯告訴我……」

「所以妳就自作主張，乾脆把事情張揚出來？」

碧桃雙膝跪地，嗚咽道：「我真的只想知道他是誰。」

陸微盯著她，心中掠過無數個念頭。前世起火時，她沒見到碧桃，是否她暗中與趙家合謀計算她？

過往的畫面飛快地從她眼前掠過——趙昱救她、兩家人開始來往、京中到處傳言趙昱英雄救美、趙昱總出現在有她的場合獻殷勤、王氏天天往陸家跑、王氏託人提親；兩人訂親，舅舅撫遠侯楊毅為趙昱謀得軍中職位；兩人成親後，王氏讓她管家卻不支銀子，她的嫁妝慢慢變成趙家新置辦的地畝、田莊、商鋪；她得傷寒病重，祖母親自來探望她，王氏私下與祖母說了很久的話，第二天趙正爵就遞了請封世子的摺子……

祖母的姊姊是先皇的太妃，聽說與太后相處的很好。

權位、財富、世子，原來趙家想要的是這三樣東西。可恨前世竟被他們蒙蔽，落了個含冤而亡的下場。

陸微抿緊了唇，原本以為只是夢中虛妄之事，原本想與你們永不相涉，但你們既處心積慮、欺我至此，這一世我願化作出鞘利劍，斬盡仇人之首！

她看向碧桃，冷冷地道：「無故與陌生男子結交，其罪一；擅自向老太太進言，其罪二；有事不報主人，其罪三。碧桃，扣妳兩個月月錢，自去找管事領十個手板吧。」

碧桃大吃一驚，作為主子的心腹丫鬟，以往就算有錯，也從沒受過這樣的重罰，更何況打手板疼痛事小，丟臉事大，遂急忙伏在地上，求饒道：「姑娘饒了我這一回吧！」

陸微冷冷地看了她一眼。前世之事晦暗不明也就罷了，但今生她因私心而罔顧主子的命令，這絕不是可以隨便饒恕的過錯，遂不再理會碧桃的哀求，擺擺手示意她退下。

銀杏上前扶起碧桃帶了出去，碧桃見左右無人，哭訴道：「姑娘好狠心！」

銀杏低聲道：「妳以後可別再這樣了。」想起陸微凌厲的神情、冰冷的語調，銀杏竟覺得脊背有些發涼，好似剛剛那果斷罰了碧桃的人，早已不是從前那寬和仁慈的主子了。

既然趙昱是存心接近，那麼驚馬一事，應該不是偶然。

陸微來到位於外院的車轎房，那日駕車送她的車夫就居住在此處，車夫一見到她就喊道：「求大姑娘為我做主，我冤枉啊！車軸我天天檢查，根本不是因失於保養而斷裂的！」可現下卻要他為此事負責，他真冤啊！

陸微瞥了眼車轎房，轉而問道：「馬呢？是不是你駕車不當，讓馬匹受驚了？」

車夫的臉上滿是驚慌之色，叫道：「馬腿上有傷，可大姑娘，真不是我弄的！」

陸微盯著車夫，一張黝黑的臉上只有驚慌，找不到狡猾的神情，遂沉聲吩咐道：「叫林管事過來。」

外院大管事林福很快地來到，解釋道：「這事二夫人已經查清楚了，是車夫疏於保養，車軸才斷的。」

「將車軸拿來給我看看。」

車夫搶在林福前頭遞上了車軸，他知道這關係著自己的飯碗，緊緊地握住那根從中斷開的結實木條，解釋道：「大姑娘您瞧，斷開的切口這麼齊，肯定是有人故意鋸斷的！」

林福臉色鐵青，低頭不語。

陸微緩緩說道：「林管事，你怎麼說？要不要我把這件事交給祖母再查一遍？」

林福內心飛快地盤算起來，以老太太的精明，半天就能查出事情始末，即便現下由二夫人持家，但這家裏還是老太太說了算，而老太太最疼的就是大姑娘，兩相權衡之下……

林福雙膝跪下，低聲道：「其實小的之前已經查出車軸是三姑娘弄壞的，但是二夫人不准我說出去，至於馬匹的腿傷……小的真不知是什麼緣故造成的。」

陸瓊？陸微感到有些意外。陸瓊是劉氏的女兒，從小與她不合，一有機會就跟她互別苗頭，但終歸只是小兒女的胡鬧，鋸車軸這種可能傷人的事不像是她會做的，難道是劉氏？可若是劉氏，她應該不會把罪責推到女兒頭上。

那麼車軸一事與馬匹受傷有沒有關係？後者會不會是趙昱做的？他畢竟是個武將，就算隔著一段距離，要想用暗器打傷馬腿也不是件難事，之後便可趁機英雄救美，好結識她。

思考之際，陸微已來到陸瓊的院落，甫見面即開門見山地道：「車軸的事我知道了。」

陸瓊不禁雙腿一軟，癱坐椅上，少頃又昂起頭，不服氣地道：「那又怎麼樣？妳還不是好好的？」她瞪著陸微，心中滿是不平。一直以來，她都嫉恨陸微，恨她奪走了祖母的寵愛又生得比自己漂亮；恨她能進劉家女學，而自己卻因為功課太差被女夫子婉言拒絕。所以當她知道有機會能讓陸微在眾人面前出醜時，她毫不猶豫地做了。

「妳可知道妳這麼做差點要了我的命？」陸微冷冷地道。

陸瓊咬牙，「少嚇唬人！妳現在還不是活蹦亂跳的！」

陸微冷笑。以前怎麼沒發現陸瓊原來這麼狠毒？莫非跟趙家有關係？

思忖了下，她探問道：「是趙家讓妳做的？」

「什麼趙家？」陸瓊皺眉，「妳胡說八道什麼？」

陸瓊跟她從小就不對盤，她的表情陸微很清楚，看來陸瓊所為的確與趙昱無關。

陸微鬆口氣，又問道：「那是誰教妳這麼做的？」

「哼。」陸瓊得意起來，「小姨曾說過車軸……」

「住嘴！」劉氏快步走進房中，及時止住女兒，又向陸微賠笑道：「好侄女，妳妹妹年紀小不懂事，闖下大禍，孀孀替她向妳陪不是，這件事就別告訴妳祖母了，她老人家一把年紀，千萬不能氣壞了身子。」

陸微淺淺一笑，道：「我也沒出什麼大事，自然不會怪妹妹。祖母那裏，我自會替妹妹好好解說。」

聞言，劉氏心跳漏了一拍。聽她的口氣，是不準備瞞著老太太？

劉氏只得硬著頭皮再道：「最好還是別告訴老太太了，氣壞身子划不來。」

「孀孀以為這家裏有什麼事是祖母不知道的嗎？」陸微笑道：「還望孀孀以後多教育妹妹，都是自家骨肉，一榮俱榮、一損俱損，我若是出醜，外人議論起來，壞的是陸家全部女兒的名聲，誰也跑不掉。」

她依稀記得前世驚馬之後，陸瓊被祖母罰了，但沒人知曉原因，現在想來，應是祖母知情後，

顧忌二房的面子才沒有張揚。

走出房外，陸微揚起一抹冷笑。

陸瓊說的小姨，是劉氏的嫡親妹妹，嫁給了禮部主事程宣，人稱程夫人。根據前世的記憶，程家與王氏的娘家是姨表親的關係，想來陸瓊一事，多半是程夫人暗示誘導的，但她為何要這麼做？就算陸瓊傷了她，對程夫人又有什麼好處？

她猛然想起前世弟弟過世一事，當時祖母已病了一個多月，弟弟又剛巧出事，難道是像自己一樣遭了無妄之災？

陸微一陣後怕，只覺得渾身冰涼，胸中卻又灼燒著熊熊怒火。原來這個家裏也不安全！但既讓我重活一遭，你們誰也休想傷害祖母和元豐！

半個月後，劉氏攜陸微，以及二房庶女陸雅至肅甯侯府赴賞花宴，陸瓊因被陸老太太禁足兩個月而不得前來。

車子從肅甯侯府偏門駛進，沿著青石板鋪成的通路直到內院，在此處下車換轎後，穿過了兩重川堂，在一處月洞門前落了轎，婆子上前將陸家的丫鬟們帶去抱廈內歇息，另有清一色穿青緞背心的趙家丫鬟上前伺候。

這規矩排場與陸微舅家撫遠侯府相差不多，只是撫遠侯乃是世襲，在京中地位超然，肅甯侯卻是五世而斬的爵位，至趙正爵已是第四代，再有一代便要收爵離府，恢復平民身分，更何況除了初代肅甯侯，餘下幾代侯爺都是才智平平，肅甯侯府如今只是靠著田畝混個溫飽，在京中影響全無。

月洞門內是一個方方正正的大院子，左右廂房俱全，正屋一排五間，當中一間匾額上嵌著「慶榮堂」幾個字，前世的陸微有一大半時間都在這裏伺候王氏。

陸微看著眼前既熟悉又陌生的景色，只覺得一雙手顫抖不已，說不清是厭惡多些，還是憤怒多些。

她定定神，換上了一淺淺的笑容，接著便看見王氏在丫鬟的簇擁中迎了出來，親熱地挽著劉氏的手，道：「陸夫人總算來了，我一直想著妳呢！」又向陸微道：「這是微兒吧？果然生得不俗！」

隔世再見，陸微發現自己對王氏的恨意比對趙昱的深。想想也是，前世趙昱與她幾乎算是陌生人，但王氏卻是那個日日折磨她、欺辱她，最後下令燒死她的人。

仇人就在眼前，陸微胸中熱血翻湧，臉上的笑容卻分外乖巧可人，只是這笑容卻是對著劉氏的，她用輕柔卻又足以讓在場人全都聽清楚的音量緩道：「孀孀，肅甯侯夫人怎麼當著這麼多人喚我的閨名？第一次見面，這樣合規矩嗎？」

這話令王氏的笑容凝滯了。的確，女子閨名是不好隨便喊的，她喚「微兒」只是為了拉近關係，如今本主提出異議，這番親近是白表了。

劉氏有些尷尬，她沒想到一向顧面子的陸微居然會當面挑錯，但她卻沒法含糊帶過，她今日可是代表陸府來的，肯定不能讓陸家人受委屈，只得笑說：「想是肅甯侯夫人見了妳十分喜愛，一時沒顧慮到這些虛禮。」

王氏順著乾笑道：「是啊，乍見樣貌這麼精緻的孩子，歡喜的昏了頭，是我疏忽了。」

陸微笑了笑，沒再說下去。

王氏很快又堆上滿面笑容，攜著劉氏的手進了廳堂，「那天聽昱兒說起陸姑娘驚馬的事，真是太嚇人了，幸虧有他在，才沒出大事。」

劉氏道：「真是要多謝趙二公子的相救之恩。」

王氏笑嘻嘻地看著陸微，說道：「雖說驚險了些，但也是個難得的緣分，昱兒從來不怎麼留心女子的，那日救了陸姑娘之後卻一直念念不忘，說陸姑娘臨危不懼，十分大氣。」

陸微心中哂笑，果然是王氏的風格。想來前世也是王氏到處宣揚趙昱救她一事，一時京中議論紛紛，好像她非君不嫁似的。可這回，她早放出消息說自己受傷，相熟人家前來探望時，她更詳細說了那日的情形，因此誰都知道她是自己跳車逃命的。

此時見王氏又想混淆視聽，陸微遂笑道：「那日實在僥倖，若不是我跳車逃命，還真要給趙公子添麻煩了。」

王氏見陸微如此撇清，只得呵呵笑了兩聲，再不提此事。

幾道茶果點心送上後，王氏笑著對陸微說：「侯府沒有女孩兒，怕妳們姊妹沒有玩伴，我特地叫了娘家侄女過來陪妳們，這會兒想必也該到了。」

話語剛落，果然聽見底下人回稟說王姑娘來了，卻是趙昱領著王玉寧走了進來。

陸微心忖，前世她是跟趙昱議親後才認識了王玉寧，今世她這麼早就出現，難道是因為那日自己沒被趙昱搭救所引起的變化嗎？

王玉寧自小就生得漂亮，是一種柔弱委屈的美，即使沒有掉眼淚，也總讓男子覺得委屈了她，恨不得加倍補償。

不過眼下她看到陸微，一時間竟有些自慚形穢。

陸微的容貌明麗，柔眉美目，顧盼神飛，一舉手、一投足盡是教養良好的千金所自然流露的大氣爽朗，完全不需要以柔弱來博取男人的憐惜，令王玉寧不禁生出一種既妒忌又羨慕的複雜心態。

一看陸微就知道是從小被人寵著長大的，哪像她處處都要算計爭奪，活得小心又卑微，就連口口聲聲說喜歡她的表哥，到頭來也要她幫忙爭取別的女子、奪得世子之位。

可也因此，對於自己需要討好陸微才有機會上位一事，表哥對陸微感到十分厭惡。

王玉寧柔柔一笑。陸微啊陸微，即便現下表哥再討好妳，當妳沒利用價值之後，表哥還是會回到我身邊的！

她斂了斂思緒，心裏不住盤算，怎樣才能照著王氏所說，將陸微引到僻靜處與表哥單獨相處呢？

王玉寧打量陸微的同時，陸微也打量著她。前世的王玉寧處處示弱、處處示好，她竟從沒有疑心王玉寧與趙昱有什麼瓜葛，現在想來，王玉寧能跟到邊地與趙昱成親生子，必定是在她嫁入肅甯侯府之前就與趙昱有舊情。

既然郎有情妾有意，自是要湊成一雙，絕不能放出來禍害他人。

陸微笑道：「趙二公子是親自去接王姑娘的吧？表兄妹的感情真好。」

王氏瞟了趙昱一眼，趙昱忙道：「不是我，是管事去接的。」說話的同時，他望向王玉寧，似在致歉。

王玉寧微低了頭，柔聲道：「陸大姑娘不要誤會，表哥今日一直在籌備賞花的事，沒有工夫去接我。」

陸微甜笑道：「王姑娘這話我有些聽不明白，我誤會什麼了？」

王玉寧一時啞然，總不能說怕她誤會自己跟趙昱有關係吧？只得訕訕笑了。

王氏見三人話不投機，忙起身攜了劉氏，道：「走吧，咱們看花去。」

劉氏此時已經看出王氏母子心思全在陸微身上，她皮笑肉不笑地瞧著幾人。

肅甯侯府的花園占地廣大，園中小湖上荷葉田田，可惜尚未開花，小湖旁的山坡上一大片薔薇卻開得正盛，香氣襲人，另一邊是一座杏園，雖然杏花謝了，但嫩綠枝葉間時時可見指頭大小的杏子，樹下又種著層層疊疊的芍藥、萱草等紅花綠草，景色十分宜人。

王氏伴著劉氏，一手拉著陸瓊，閒話些京中趣聞，不覺走遠了。王玉寧引著陸微往杏園深處走去，趙昱跟在後面，眼見假山便在前面，趙昱面露喜色，向王玉寧使了個眼色。

王玉寧心中泛酸，臉上卻堆出笑來，剛要說話，陸微忽道——

「咦，那邊的是不是兔子？我去瞧瞧。」隨即快步走向假山，一個轉彎就不見了。

見狀，趙昱心花怒放，他原來與母親商議的就是把陸微引到無人處好使出美男計，沒想到沒等王玉寧引導，陸微居然自己落入了陷阱。

他快步跟過去，滿心以為要在後花園來個私訂終身，誰想到轉來轉去，居然不見陸微的人影，只得叫王玉寧幫忙找人。

兩人在假山中鑽來鑽去，不料陸微此時已憑著前世的記憶打開了假山中的暗門，順著山石後一條小路往竹林一帶走去。

竹林密密層層，兜來轉去，已是肅甯侯府的邊緣，陸微沿著石子小徑轉了個彎，眼前出現一座白石砌的院子，柴扉輕掩，寂靜無聲。

陸微推開柴扉，院中一棵海棠樹下坐著一人，白玉為冠，玄色為衣，整個人猶如一柄鞘中之劍，渾身充斥著安靜又危險的氛圍，正是侯府大公子趙騫。

陸微鬆了一口氣，他果然在此。

按照前世的記憶，趙騫應該是在她過門前傷了腿，之後便搬出這座竹園到城外避居。但陸微此次赴約前打聽過，趙騫尚未出城，所以她猜測他仍住在這片竹園之中。

兩人對望片刻，誰也沒有開口。過了片刻，陸微才道：「趙大公子，我是今日赴府上邀約的陸

家長女陸微，我來此地，乃是有件事想與你合作。」

趙騫一臉淡漠，似乎對此事沒有一丁點的興趣，甚至連她為何出現在此都懶得過問。

陸微前生與他幾乎沒說過話，對他的性情也不甚瞭解，可前世的他既能奪回世子之位，肯定不是無能之輩，更何況若想報復王氏和趙昱，趙騫是最方便下手、也最名正言順的人，唯有與他合作，才能給王氏母子最致命的打擊。

她沒有氣餒，繼續說道：「我願意助你請封世子。」

趙騫淡淡說道：「不需要。」

「但我需要。」陸微笑了笑，道：「王氏母子千方百計的想要我嫁入侯府，為趙昱爭奪世子之位增加籌碼，我不想受人擺佈。」

「那又如何？」

「一人計短、兩人計長，我和你有同樣的敵人，我覺得可以合作。為了表示我的誠意，我先說一個關於趙昱的消息。」陸微停頓了片刻，見他仍是面無表情，接著道：「趙昱生於天慶四年九月，其實應是天慶四年三月初三。」

這是她前世伺候王氏時無意中偷聽到，相信趙騫會非常感興趣。

趙騫的臉色不變，卻是低頭看著長袍下的雙腿，說道：「妳覺得我還能做什麼嗎？」

陸微笑了，「天高地闊，有什麼是不能做的？」況且前世她最後一次見到趙騫時，他的腿傷已好，說明這傷也不是完全無法醫治的。

趙騫若有所思的看了她片刻，問道：「那妳希望我做什麼？」

「讓王氏母子求而不得，身敗名裂。」

趙騫古井無波的臉上終於掠過一絲疑惑，半晌問道：「妳不願嫁，不嫁便是，為何要趕盡殺絕？」

「恕我不能奉告。」

「我以為，既然要合作，最好開誠布公。」

「但我認為你我的合作是各取所需，而非志同道合。」陸微淡淡說道：「我不問你的腿傷的事，你也別問我原因。」

趙騫怔了一下，不自覺地又看了一眼自己的雙腿，道：「我需要考慮一下。」

「好。」陸微一口應下，「我怎麼得到你的回覆？」

「我自會遣人去找妳。」趙騫說完便推動輪椅向院子另一邊而去，顯然不願再談。

陸微見他如此，便沒再出言告辭，轉身就走。

這侯府她輕車熟路，不多時便繞出竹林，又回到假山側畔，抬眼一望，王玉寧正在一棵杏樹下拿著帕子抹眼淚，趙昱挨著她，依稀能聽見他說「必不辜負妳」之類的話勸慰著。

陸微不禁揚起一抹冷笑。果然是早就勾搭上了，可恨自己前世居然被蒙蔽了那麼久。

她瞧了一會兒，便悄悄從假山另一側的出口轉向薔薇花叢的方向，想必王氏及孀孀她們還在那邊。

當她走出假山後，一道人影飛快地掠出，直奔竹園向主子稟報道：「陸大姑娘離開後便遇上了

二少爺和表小姐，但她沒上前打招呼，只是在一旁看了會兒，而後轉向薔薇花叢那兒去了。」他遲疑了一下，又補充道：「她對府裏的路好像十分熟悉，不像是第一次來訪。」

趙騫手指微屈，輕輕敲著輪椅扶手。他也覺得陸微有點古怪，說話直率，但她不想讓人知道的事倒是一個字也沒說，這令他有些疑慮，看不上趙昱不嫁便是，有什麼深仇大恨非要對方身敗名裂？再有，她說不問他為何受傷，莫非……她也知曉這傷不是一場意外那麼簡單？

趙騫冷冷抬眼。說來他應該感謝這次重傷，否則他還下不了狠心去對付那對母子。

不過那女子提供的消息很有意思。天慶四年三月初三，如果他沒記錯，王氏是天慶三年十月嫁入肅甯侯府的，如果這個消息屬實，那麼王氏是懷著身孕嫁給了他的父親。

想起自己的父親，趙騫覺得還不如沒有這個父親，反正自王氏進門，他跟孤兒也差不多了。但他瞭解父親，父親雖然昏聩，卻不至於連是不是自己的骨肉也分不清，孩子的生辰都可以私改成九月，父親不可能不知情，那麼真相只有一個——王氏在婚前就與父親有私情，以至於珠胎暗結。

如果這個消息是真的，那麼王氏懷孕的時候他還不到一歲，母親只是重病，還沒有去世，那麼……王氏便是通姦罪，而趙昱則是個私生子。

趙騫目泛寒光，他叫了聲「林績」，先前跟蹤陸微的男子連忙答應。

趙騫吩咐道：「你這幾日盯著陸微，最好能弄清楚她為什麼要對付王氏母子。」

又叫了聲「林戰」，竹林中立刻躍出一名青衣男子。

趙騫接著吩咐道：「你想辦法從王保家的嘴裏撬出當年趙昱出生的情形。」

兩人應聲而去，趙騫則又低頭思索了半晌，忽地哂笑一聲。便是陸微居心叵測又如何？確實如她所說，兩人聯手只是各取所需，若能各達目的，又何須肝膽相照？

這麼一想，趙騫的心豁然開朗許多，從而佈署其他事宜

第三章 人言可畏

陸微遠遠的便看見王氏一群人坐在池邊的六角亭內說笑，遂走近笑道：「孀孀原來在這兒，我找您找了好久。」

劉氏意味深長地看了王氏一眼，王氏面色不變，內心卻無限狐疑，按計劃，此時趙昱應該與陸微單獨相處才是，為何陸微一個人找來了這兒？

她不動聲色地問道：「玉寧呢？沒有和你在一起嗎？」

陸微搖頭，故作茫然地道：「原本是在一處的，後來不知怎麼的，走散了。」

聞言，王氏心下忿然。這麼一件小事都辦不好！這王玉寧除了會裝可憐，還會幹麼？

此時陸微忽然道：「哎呀，我的手帕怎麼不見了？」

陸雅為人沒什麼心眼，問道：「是不是掉在哪裏了？」

陸微想了想，道：「剛剛在假山那裏還用了，想必是在那之後掉的。」遂笑著向王氏道：「不知肅甯侯夫人可否帶我回去找找？」

手帕乃是女子的近身之物，的確不好丟在外面，王氏一時不疑有他，便帶了眾人折返杏園，

陸微一馬當先，引著眾人在花叢小徑繞了幾圈，居然直接繞到了假山背面。

王氏疑惑更甚，為何陸微這麼熟悉路徑？

正待要問，忽聽陸微低聲驚呼道：「哎呀，那不是王姑娘跟趙二公子嗎？」

王氏還沒來得及細看，劉氏已經頗感興趣的湊過去瞅了一眼，接著忙回身拉住陸雅往回走，道：「去那邊找吧，應該不在這裏。」

陸微也說：「我也去那邊找找。」

王氏覺得眾人行徑有古怪，定睛一看，才發現在不遠處的杏樹下，那緊緊挨在一起，貌似一個哭、一個哄的不正是趙昱和王玉寧？登時面皮紫漲，怒火攻心，暗罵了一聲無恥賤人，並向身旁的王保家的一橫眼，王保家的慌忙去了。

王氏轉身，壓住滿腔怒意，強笑著向劉氏道：「昱兒一向把玉寧當親妹子看待，這玉寧又還是個孩子，受點委屈總得哥哥哄哄才行。」

見王氏努力將兩人此刻曖昧關係說成是一般兄妹之情，陸微也不反駁，只是笑了笑。

眾人在花園裏轉了一遍，便聽陸微道：「在這裏呢！」她從花叢裏撿出一條帕子，笑道：「總算找到了。」

此時王玉寧紅著眼睛跟過來，行了禮低聲道：「我去找陸姊姊時不小心磕了頭，抹藥時又不小心揉到眼睛裏，辣得我眼睛都腫了，表哥只好陪著我，哄了我一會兒。」

眾人見她果然額頭處腫起一塊，眼睛也腫腫的，便都安慰了幾句。

趙昱跟在後面，見王玉寧如此委曲求全，一時又是心疼又是生氣，看陸微的眼神都開始不善起來，只是察覺母親警告的眼神，只得低了頭，默默不語。

因為這樁事，之後眾人都有些尷尬，任王氏長袖善舞，氣氛卻始終熱鬧不起來，午飯用罷，劉氏隨即辭行，王氏苦留不住，只得目送劉氏一行人離去。

待再入屋，王氏回頭便甩了王玉寧一個巴掌，怒道：「下賤！誰許妳當著那麼多人面前勾引妳表哥！」

王玉寧捂著臉哭道：「姑媽錯怪我了，我什麼都沒做呀！」

趙昱剛想上前勸解，王氏惡狠狠地說道：「你給我站回去，待會兒再說你！」

趙昱只得默默退到一旁。

王玉寧又羞又恨，卻知道不能違拗王氏，如今王家家道中落，只有巴緊著肅甯侯府的這個姨媽，她才能尋得好姻緣。

當下一咬牙，她雙膝跪地，哭道：「姑媽打我我不敢叫屈，但請姑媽聽我分辯幾句。」

王氏啞道：「那麼多雙眼睛看著妳拉扯妳表哥，妳還有什麼話說！」

「我的確按著姑媽的吩咐做事，誰知一轉眼她就不見了，我怕壞了姑媽的大事，急得到處找人，接著我就撞了頭、表哥幫我擦藥油……並沒有別的事情發生，姑媽您信我！」

王氏盯著她紅腫了一片的額頭，思忖了半晌，才冷冷地道：「妳若是老實聽話，以後昱兒身邊自然有妳的位置，若是妳敢打什麼歪主意，就別怪姑媽不講情面！」

王玉寧恭順答應，一雙含淚美眸卻偷偷向趙昱那瞟了兩眼，惹得他心底又是一陣難受。他恨聲道：「母親，那陸微根本不像您聽說的那樣溫婉，我看她今日分明是故意的！」王氏嗤笑道：「一個黃毛丫頭，能有多少手段？今日不過是巧合罷了，下回你們記得謹慎行事，只要得到她，多少好處等著你。」趙昱還要再說，王玉寧卻悄悄朝他擺手，趙昱只得忍了氣，心想，若是陸微與玉寧換個出身就好了，像玉寧這般溫柔善良的女子，才配過那麼優越的生活，這個陸微……他沉著臉想，將來若真娶了她，必把她帶來的羞辱加倍奉還！

陸微一行人回到家後便去見了陸老太太，劉氏將今日情形一五一十的說了，陸老太太聽著，又閒話一會兒後便令劉氏和陸雅退下，獨獨留下陸微。

「微兒，今日到底怎麼回事？」她清楚孫女的性子，斷不會無緣無故丟了手帕還拉著眾人去找，其中必有緣故。

陸微今日確實是故意把手帕扔在那兒，好引著眾人去看場好戲。她知道瞞不過祖母，只好誠實回道：「肅甯侯夫人居心不良，千方百計的想設計我與趙昱單獨相處。」

陸老太太沉吟片刻，道：「趙昱雖然身分差些，在京中名聲尚可。」自從驚馬之後，她知道早晚要跟肅甯侯府的人打交道，因此早已派人將侯府的情形查探了一遍。

陸微道：「我不喜歡被人算計。」

這話令陸老太太有些吃驚，孫女素日性情隨和，即便別人得罪了她也多是一笑置之，今日卻選擇了針鋒相對，十分果敢。

她想了想，招手讓孫女靠近些，摟著她柔聲地問道：「他們惹微兒不高興了？」

「女兒家名聲重要，他們這樣鬼鬼祟祟的行事，實在不是君子所為。」

「妳說得對。」陸老太太欣慰地看著孫女，她一直擔心孫女為人過於老實，將來落了小人的算計，如今見她這般強勢，雖然有些詫異，但更多的是高興。「既然微兒不喜歡他們，那祖母為妳撐腰。」

陸微依偎在祖母的懷裏，心中一片寧靜。這樣很好，護住了自己，就是護住了祖母，這樣的好日子，她不容許再有誰來破壞。

二更時分，王保家的從主院退下，回到自己家中。

她是王氏的心腹，因此分到了一處小院，院中還有水井、廚房，生活不比小康人家差。這夜她遍找了一圈也沒找到兒子王金，只道又賭錢去了，罵了幾聲便自己去睡，半睡半醒間她忽然感到脖子一疼，醒了，發現自己在一處陌生的房裏，一燈如豆，燈前坐著一人。

王保家的嚇了一跳，脫口道：「大公子？」

趙騫漠然地看著她，微一側頭，黑衣蒙面的林戰便上前問道：「主子問妳，趙昱的生辰是不是

天慶四年三月初三？夫人王氏當初又是怎麼進的門？」

聞言，王保家的大吃一驚，卻是裝傻笑道：「為何突然問起這個？二公子生於九月……」

話未說完，忽然有個人被林戰從角落拖出，王保家的一看，那人不正是她兒子？

王保家的正待撲過去，林戰卻一腳踢在王金身上，被五花大綁的王金疼得不住扭動身子，他嘴裏塞了布條，只聽見悶悶的哼唧聲。

王保家的忍不住喊道：「大公子，你到底想知道些什麼，別傷我兒子呀！」

林戰說：「說實話，不然我就把他的手指一根根掰下來。」

王保家的叫道：「天地良心，我說的就是實話……」

一語未了，林戰已經拽起王金的手指一擰，他的左手拇指便以一個奇異的角度折向了手腕處，王金疼得渾身哆嗦，偏又叫不出聲，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掉。

「大公子，你就不怕我告訴夫人？」沒法子，王保家的只得搬出主子來自保。

林戰立刻抓起王金的右手拇指如法炮製，王金猛地一顫，兩眼上翻，昏了過去。

王保家的再不敢頂嘴，忙叫道：「二公子的確是三月初三生！」

林戰停下動作，看向趙騫，趙騫幽幽地問道：「王氏如何與侯爺勾搭成姦的？」

祕密一旦脫口，便再也守不住了。

王保家的面如死灰，癱軟在地上，道：「夫人跟先夫人是閨中密友，先夫人身子不好，夫人便常去探病，一來二去就……」

趙騫接著問道：「我母親的病跟王氏可有關係？」

王保家的頭立刻搖得像波浪鼓一般，「沒有、沒有！先夫人是生產時落下的病根。」

趙騫冷冷盯著她，又道：「既沒關係，王氏怎麼就敢懷上孩子？她有多少把握我母親會過世、她能進門？」

王保家的囁嚅道：「王家家道中落，夫人原本也沒指望能進門當平妻，就想著先夫人仁慈，若知道她有了身孕肯定准她進門，於是跪在先夫人床前求情，沒想到先夫人卻因此氣壞了身子，就這麼歿了……」

趙騫一雙手不自覺地攥得骨節發白，跟著便聽到一陣沉重的呼吸聲。

王保家的心下越發害怕，說起來也算是殺母之仇，趙騫不會先殺了他們母子洩憤吧？頓時渾身無力，連句求饒的話也說不出來。

許久，她聽見趙騫冷冷地說道：「放他們回去。」

聽到指示，林戰立刻提起王金往王保家的面前一扔，道：「若有人問起他的傷，妳知道該怎麼說吧？」

王保家的一把抱住兒子，急忙回道：「我兒是酒後跟人爭吵挨了打的。」

「王氏的脾氣妳比我清楚，若讓她知道妳出賣了她……」林戰話裏充滿威脅。

王保家的想起主子的狠辣手段，不禁打了個哆嗦，本能地道：「我死都不說！」

林戰滿意的點點頭，「滾！」

王保家的母子離開後，趙騫半晌沒有動靜，林戰猶豫許久，正待要問，忽聽到——
「讓林績好好盯住陸微，我要知道她消息的來源。」

初一，天朗氣清，宜出行，宜會友，東方為利。

陸老太太親自送陸微到陸府門外，殷殷囑咐道：「這次祖母特地看黃曆挑了日子，車馬也都再三檢查過了，妳不用害怕，安心上學去吧。」

重生一回，陸微對念書一事已不像前世那麼看重，但為了祖母一片慈愛之心，她還是溫順的點頭道：「我一定好好念書，不給祖母丟臉。」

上了車，八寶翠蓋車一路向東，奔向京中有名的劉家女學。

劉家在京中頗負盛名，可他家最聞名的不是現任當家國子監祭酒劉晟宏，而是劉晟宏的姑姑，當今聖上親口稱讚為「當世班昭」的劉大家。

劉大家學識淵博，能文善書，在閨閣時便已是京城著名的才女，可惜命運坎坷，兩次訂親對方都意外夭亡，從此立誓終身不嫁。後因她才名遠播，宮中太后便召她入宮為眾公主授課，這才得了今上的賞識，繼而聞名天下，建了所女學。

陸微在女學門前下了車，獨自帶了書箱進門，女學的規矩，但凡入學的，一切都要自己動手，不得帶丫鬟伺候。可待她踏進課堂後，卻發現裏頭坐了個意外之人，王玉寧。

陸微一剎那轉過許多念頭。想要進劉家女學，非但要有身分，還要通過考試，王玉寧出身其實並不好，是如何混進來的？她來，是奔著自己，還是已經換了別的目標？

王玉寧一看見她便起身笑道：「陸姊姊這邊坐吧，咱們倆挨著有伴。」

陸微笑了笑，在她旁邊的書桌坐下。

還未坐定，門外進來一個圓圓臉的女孩兒，一看到陸微，「哎喲」一聲便拎著書箱跑過來，挨著她坐下，道：「表姊，我早就想去探望妳了，偏偏我先前病了，母親怕我傳染給妳，死活不讓我去。表姊如今傷勢可好了？」

這女孩兒乃是楊毅的庶女楊妙清，今年剛滿十歲，正是天真爛漫的年紀。

陸微自重生以來，對親情分外看重，如今見她眼中全是擔憂，內心感到十分溫暖，撫著她的頭髮，道：「已經好了，虧妳還記掛著。」

王玉寧也湊過來道：「楊妹妹一直念叨著姊姊呢，聽說我前幾日見過姊姊，還追問了姊姊的近況如何。」

楊妙清笑道：「表姊，這兩天王姊姊十分照顧我呢，今兒咱們三個坐一起吧。」說罷，便挨著另外兩人坐下了。

三人各自整理文具，王玉寧果然十分照顧楊妙清，一會兒幫她研磨，一會兒又替她打墨線格子，陸微忍不住心想：難道趙家將目標轉移到了楊妙清身上？

她看了看楊妙清一臉嬌憨稚氣的模樣，不由擔心了起來。

不多時，學生陸續到齊。

劉晟宏的女兒劉好，素來與陸微交好，一進課堂見了她便笑道：「上回探望過妳之後，一直記掛著不知道妳好了沒有，多虧王姑娘告訴我說妳已經沒事了。」

聽劉好這麼一說，陸微不由得看了眼身旁的王玉寧，見她淺笑盈盈，看上去十分溫婉可親，除了楊妙清，還有幾個同學主動坐在她身邊，似乎與她相處得不錯，這讓陸微不由暗暗稱奇，原來王玉寧竟有如此好的交際功夫，只是不知她意欲為何。

沒等她想明白，女夫子已踏入課堂，澄澈雙目往堂下一掃，眾女子便都停止說笑，正襟危坐，陸微隨眾而行，只是心中暗暗提防，時刻留神王玉寧的舉動。

劉大家年事已高，近年來很少親自授課，如今是她的女徒弟主講，條分縷析也十分精妙，陸微漸漸聽得入了神。

半個時辰後課間休息，不少知道陸微受傷的同學便圍過來問長問短，忽然一個女子笑說：「陸姊姊，聽說肅甯侯夫人一見妳就十分喜歡，恨不能日日與妳相伴，前天我們聊起來，都覺得十分奇妙，妳受了一場驚嚇，卻多了一段緣分。」

這話讓陸微心中的一顆石頭落了地。原來如此！原來王氏還是打算把她與肅甯侯府綁在一起，想來是王玉寧在造謠……她鬆了口氣，只要沒盯上楊妙清就好。

劉好向來比他人細心，看陸微的神情並不像王玉寧所說的那般，與肅甯侯府十分熱絡，便問道：「真是這樣嗎？」

陸微笑道：「我還真不知道肅甯侯夫人這般錯愛。我與肅甯侯夫人只見過一次，還是孀孀帶著我們姊妹一起去的，與肅甯侯夫人連話也沒說幾句，肅甯侯夫人才因此沒發現我的不好之處，只可惜肅甯侯夫人沒當著我家孀孀的面誇我，否則我也能回家說嘴了。」

眾女子聽她說得俏皮，不由都笑了起來。

楊妙清道：「母親也常說表姊妳很好，還說要不是老太太不答應，她定要將妳接到我家來住著。」

陸微心中感念，不管前世還是今生，舅舅、舅媽待她都極好，既然有機會重活一回，她一定不能讓他們因為自己而受趙家的誑騙。

「舅媽對我那是敝帚自珍，要是連舅媽都不疼我，我就太可憐了。不過，我倒知道有個人真的很得肅甯侯夫人的歡心。」她轉向王玉寧，「雖然我只見過肅甯侯夫人一次，但肅甯侯夫人那天再三跟我們說，王妹妹自幼就養在她身邊，既溫柔又孝順，比親生女兒還要貼心，是不是呀王妹妹？」

王玉寧自然不能否認，只得點點頭，道：「姑媽心慈，待我很好。」

陸微又笑道：「那也是王妹妹孝順可愛，所以肅甯侯夫人才這般看重妳。說起來，趙二公子那樣殺伐決斷的人，在王妹妹跟前也十分體貼，那天王妹妹撞到了額頭，趙二公子便立刻取了傷藥替她上藥，果然是自幼一起長大的情分，比旁人都要親厚許多。」

王玉寧雖然知道這話與趙家母子的謀劃相悖，但誰不喜歡他人說自己的好？更何況她對趙昱原就有情，如今從情敵口中聽說趙昱對自己好，於尷尬害怕之中又有種詭異的幸福感，一時

竟不想反駁，面頰也慢慢紅了起來。

座中除了楊妙清年紀尚小、不諳世事之外，其他人多少都聽聞過男女情事，此時見王玉寧含羞低頭，頓時都有幾分恍然大悟的感覺，更有幾個家教嚴謹的同學不自覺地以異樣目光看著她。

劉好比別人又多想了幾分。既然王玉寧與趙昱親厚，為什麼還到處散播王氏中意陸微的話語？她聽出剛剛陸微那番話一半是誇王玉寧，一半卻是在極力撇清自己與肅甯侯府的關係，覺得古怪，遂拉著陸微往課堂外走去。

「這幾日王姑娘到處說是趙昱救了妳，可我聽妳說是自己跳車的，就當眾替妳辯駁過兩次，她後來便不說這個，直說肅甯侯夫人很喜歡妳、緣分難得之類的，我聽著也不像什麼好話，卻又不好多說什麼。如今妳既來了，我便要問問妳，這到底怎麼一回事？」

陸微知道她性子豪爽，有俠義之風，當下忙先謝過，才道：「我也不知她們是什麼意思，不過，這些話侯府那位夫人可從來沒跟我家長輩說過，盡是在背後議論。」

劉好聽她如此說道，立刻意會，點頭道：「真是可惡，我最見不得這樣鬼鬼祟祟的作風，女兒家的聲譽何等要緊，豈有這樣亂說的？可恨我二哥最近與趙昱要好，因他的情面就讓王玉寧進來旁聽，既如此，我跟爹爹說說，攆她出女學吧。」

陸微忙拽住她，「不必攆她，若她再胡說，妳幫我分辯幾句就行。」留著王玉寧才能看清趙家母子下一步的打算，況且流言這路數，趙家人會用，她就不會用嗎？

「那是自然。」劉好又擔心地看了看裏頭的楊妙清，「妳表妹性子單純，跟她好得很，小心別讓她哄去了。」

陸微也正擔心這個，「要是能想法子不讓她們坐在一起就好了。」表妹如今與王玉寧十分親熱，須得先拆開才好。

劉好想了想，笑道：「這個不難，交給我吧！」

果然第二天陸微來上學時，便聽女夫子說以後按個頭高低排座位，楊妙清個子小坐去了前面，王玉寧則排在了中間。

劉好朝陸微眨眨眼，陸微笑著點頭致謝。

接下來幾天，女學裏漸漸流傳著一說，說王玉寧身分既不貴重，又沒經過考試便能附學旁聽，都是因為趙昱特地向劉二公子求情的緣故。

有好事的同學向劉好求證，劉好自然實話實說，眾人不免聯想起那日陸微說起趙昱為王玉寧上藥一事，一時間又是好奇又是側目，短短幾天，王玉寧竟成了風口浪尖上的人物。

這天課間又有好事之人向陸微打聽那日上藥的細節，陸微笑道：「我也只是遠遠看了一眼，並沒有看的很清楚，再說我與趙二公子素昧平生，男女大防在那裏擺著，哪有亂看亂說的道理？」

陸微說話時並沒有刻意迴避王玉寧，眼見她煞白了臉、低下頭去，不禁在心中冷笑，今世便讓妳也嘗嘗人言可畏的滋味吧！

陸微這些日子心情頗好。

上一世她處處體諒，大度謙讓，反讓自己被流言所困，如今她成了那個利用流言的人，才知道短短幾句言辭，用的好了居然與利劍無異。眼看王玉寧在女學中越來越孤立，就連天真如表妹也不再跟她有過多來往，陸微心裏只有兩個字：活該！

這天下了課堂後，陸微收拾了東西正要走，王玉寧忽然挨了過來，低聲道——

「陸姊姊，能不能借一步說話？」

陸微笑笑地看著她，「我與妳並沒有什麼需要背著人才能說的話，妹妹有事便在這裏說吧。」王玉寧見她如此，只得咬著唇，一副楚楚可憐的模樣說道：「陸姊姊，我想妳可能對我有些誤會，我跟表哥真的沒有什麼。」

「妹妹這話從何說起？妳與趙二公子之間的事，與我何干？」陸微向劉好使個眼色，繼續說道：「這話於禮不合，我可不敢再聽，妹妹也快別再說了。」

王玉寧臉色越發蒼白了，眼睛眨巴著，幾乎要落下淚來，「我知道那天我不該讓表哥替我上藥，惹得姊姊生氣……」

陸微立刻打斷她的話，「我再說一遍，妳和妳表哥之事與我無關，妹妹要哭要說，都不應該來找我，妹妹或許不在乎，但我自小受祖母教誨，知道女兒家名節要緊，不敢牽扯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情，還請妹妹放過我吧。」

王玉寧還要再說，劉好已經帶著楊妙清走了過來。

劉好對待陸微素有長姊之風，當下便道：「王姑娘這話好生奇怪，你們表兄妹之間的事，幹麼非要扯進陸家妹妹？難道劉家女學是任由妳搬弄是非、壞人名聲的地方嗎？」

楊妙清雖然性子和善，但她剛剛聽得清清楚楚，自家表姊跟趙家一丁點關係都沒有，偏偏王玉寧口口聲聲夾纏不清，非要把趙昱往自家表姊身上扯，此時她也有些生氣。

「我表姊只是應肅甯侯夫人之邀去賞了一次花，妳就編排出這些話，真是不知所謂！」

說話之間，眾人都已湊了過來，與陸微她們要好的多半面露鄙夷之色，有些心直口快的更是直接說道：「王姑娘怕是當她表哥是香餠餠，以為誰都念念不忘吧。」

聞言，王玉寧立刻低下頭去，醞釀了半天的眼淚就這麼撲簌簌地往下掉，可惜此處都是女子，都知道閨譽的重要，見她行徑如此，哪還有一個憐香惜玉的？

王玉寧默默掉了一會兒眼淚，見沒人理她，只得擦了眼淚，勉強說道：「姊姊，所謂日久見人心，以後妳便會知道我並不是妳想的那樣。」

陸微甜笑地看著她，心想：以後妳也會知道，我也並不是妳想的那樣……軟弱可欺！

她提起書箱，邁步向外走去，經過王玉寧時，用只有兩個人能聽見的音量，低聲說道：「趙二公子對妹妹情深義重，妹妹怎麼捨得把他往外推？」

待王玉寧反應過來時，陸微早已走遠。

王玉寧心神恍惚，不由想著，為什麼要聽王氏的話把趙昱推給陸微呢？她依附著王氏不過為求一門好姻緣，可若按照王氏的安排讓趙昱跟陸微成親，那她的好姻緣又該上哪去找？

陸微回頭看時，見王玉寧仍然站在原處沉吟不止，心中不禁冷笑一聲。人有私慾便會有私心，如今王玉寧與王氏的私心並不相同，只要加以撩撥，就不信她們不先內訌。

銀杏與碧桃扶著她上了車，路上銀杏好奇地道：「姑娘，這幾天好多人都在說肅甯侯夫人的侄女與侯府二公子私下很是要好，趙二公子還親自替那位表姑娘上藥呢。」

陸微笑而不答。

女學每天只上一個半時辰的課，因此許多丫鬟便不回家，只在學堂旁邊的小院等著自家小姐下課堂，這麼多人湊在一起，自然少不了閒話議論，於是前幾日她便特意挑丫鬟們在的時候引著幾個同學談起了這事。

姑娘們的身分矜貴，不得隨便說人閒話，可丫鬟之間就沒這麼多顧忌了，前世她持家時便領教過，知道這種牽涉男女私情的消息在下人之間傳得最快，果然，這麼快就見效了。

碧桃也道：「還有幾個丫頭來問我，那天去侯府的時候有沒有看見呢。」

「再有人問妳，就說妳沒親眼看見，不敢亂說。」沒有親眼看見而不是沒有，這其中的區別想必有心之人定能察覺，如此一來，消息只會傳得更快，傳得更離譜，要不了多久便能傳到肅甯侯府裏，到時候就熱鬧了。

陸微唇角微翹，一派氣定神閒的愜意模樣。

銀杏瞧著主子，總覺得她笑得大有深意，轉了個話題又道：「她們還說，按照往年的規矩，過陣子女學就要辦詩會，各府的姑娘都要寫詩作畫，熱鬧得很！」

詩會？陸微這才想起，好像是聽劉好說過每年七夕前後，女學都會辦場詩會。

她略一點頭，並沒放在心上，卻聽碧桃忽道：「我還是覺得趙二公子不像是會做出這種不合禮數之事的人。」

陸微抬眼看碧桃，但見她一臉憤憤，極是替趙昱抱不平的模樣，不由得暗暗留了心。